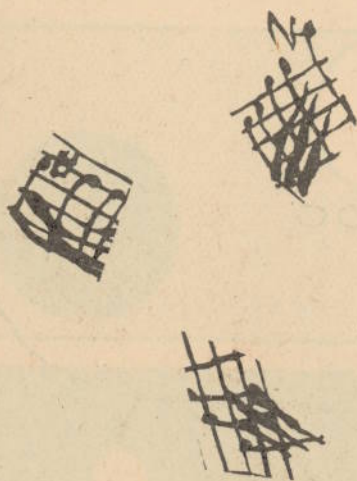


《香港音樂新環境》的使命

獨木舟



首場音樂會在作曲者羅炳良簡短的節目介紹後開始，節目包括四首本港作品（曾葉發、紀大衛、施金波、羅炳良）及韓國之金正吉與美國作曲者勳尼的作品。每首作品的樂器及演奏者配搭都不同，作曲風格也有很大的分別，但大致上都不是太前衛的作品，節目的選擇是相當溫和的，大概是策劃人不希望一下子把觀眾都嚇跑了。全晚最突出的作品都不是那幾首本港作品——它們除了作曲技巧純熟平穩之外，似乎都不夠創意。

韓國金正吉的〈小曲〉配器是兩支雙簧管加上紙張、布塊和一些豆。根據中國歷史記載，戰國時有一位被皇帝寵幸的美人喜歡聽絲織品被撕裂的聲音，結果是皇帝把從全國收集到的許多絲布都在她跟前撕掉來取悅她。金正吉就是受這故事啓發，去實驗各類音響的音色和音質，而不從傳統觀念中的和音和旋律等角度着眼。在這首音樂中，各種紙張和布帛被撕開發出的聲音、豆類被撒落到各種物體上的聲音，並由兩支雙簧管以微音階和複音技巧演奏出來的聲響合奏。作曲者林樂培和林敏怡分別義務負責撕布及搓紙的部份，演奏完畢後要由工作人員出場打掃收拾一番。

羅斯·李·勳尼的〈三名演奏者的兩幕劇〉是當晚的壓軸戲，該作品特別之處，可由作者的樂曲介紹中略知一二：「在這世紀初的年代，默片和它們的明星如法蒂·阿勃克爾、勃斯特·基頓，差利卓靈靈曾帶給人們許多歡樂的時刻。對這一切的懷念是這首音樂的創作基礎。默片放映時用來伴奏的那類音樂在這首〈三名演奏者的兩幕劇〉中沒有被直接採用，而這首音樂聽來却像是跟隨着一套默片在這發展着、反映着影片的節奏，片內的詼諧或悲愴的情節。演奏者其實也是演員，而欣賞的人是聽眾亦是觀眾。奏鋼琴和敲擊的演奏者在台上特定的範圍內演奏。

十一月廿一日晚上，藝術中心演奏廳內坐了約一百五十六人，他們之中許多是心內懷着興奮、好奇、找尋和熱情的。演奏者沒有穿上禮服或晚服，全部都是便服上台，使場內一開始便充滿着一種普通音樂會盛會中找不到的親切感。

那是小型音樂節（香港音樂新環境）四場音樂會的首場。（香港音樂新環境）是香港音樂圈子首次大規模地推動和介紹新音樂的行動，由香港藝術中心發起，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經濟支持，亞洲作曲家同盟香港區會精神支持。爲了這些音樂會的舉行，籌辦者已經花了半年心血。

（香港音樂新環境）這個特別的名字直接來自台灣同類活動的（亞洲音樂新環境），後者是約三年前發起的一個介紹亞洲作曲家新音樂作品的聚會，之後最少每年舉行一次，在韓國也有響應。在這個聚會之前，亞洲各國作曲者之間在新音樂創作上的交流主要靠五年前亞洲作曲家同盟成立時的聚會及以後它發起的週年會議和音樂節。這次在藝術中心舉行的音樂會採用了這個名字，是有意表示它們是一個國際性新音樂運動的一部份。

首次的（香港音樂新環境）選奏了二十六首當代作曲者的作品，其中十一首是香港作品，動員了本港二十多位中外演奏者。音樂會前的現場介紹及音樂會後的公開討論，是希望聽眾對新音樂有多一點初步的了解。

有五部香港作品是特別爲這幾場音樂會而寫的，包括施金波之藝術中心委約作品（速寫五首），林樂培的〈突破「二」〉及林敏怡的〈VWV〉，分別在四場音樂會中作首演。

而單簧管演奏者則對着聽眾演奏。像舊日默片中誇張的情緒變化一樣，各樂器分別表現着一些互爲對比，急劇變化着的情緒。單簧管奏出甜郁的、低沉的音響，也奏出詼諧或使人不快的音響。敲擊樂則奏出圓潤的或爆炸性的音響。鋼琴手却藉着小心控制踏板奏出豐滿或較干澀的樂音。」

總括來說，（香港音樂新環境）的第一場音樂會，無論在組織、節目、演奏水準來說，都是相當有份量的，觀眾的反應也可算熱烈，尤其是在場作曲者起立時都得到特別的掌聲。音樂會後約有二十多名觀眾留下來討論新音樂的問題，與在場作曲者交換意見。

（香港音樂新環境）的使命是要把我們這個年代的音樂介紹給平時絕少有機會接觸這類音樂的香港音樂愛好者，目的不是破壞傳統音樂，而是使大家在舊的音樂以外還可以有另一個選擇。假如你聽普通的音樂聽厭了，或者想聽聽香港的新音樂作品。就不應該錯過這音樂節的最後兩場「十二月十九日和一月二日」的演出，或許你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